

## 落叶有声

莫景春

秋天悄悄地来了，树叶渐渐变黄了。一阵秋风拂过，树便显得稀疏了许多。叶子一片接一片，也悄悄地走了。

开学了，满园晃动的身影，让寂寞的秋日校园有了些许生气。兴冲冲地走进办公室，突然发现前面的座位空荡荡的。原来是组里勤恳的老黄牛韦老师退休了，悄悄地离开了，仿佛不忍心惊动任何人，像秋天一片飘落的叶子。

组里年轻老师都受惠于韦老。韦老这个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学生，一毕业便扎根进了我们这边野的穷山区，一干就是30多年，粉笔把他满头的黑发染成了白色，像秋天把黑绿的树叶染黄。

谁写不好教案，他总是拿起他那几十年的一大摞教案翻给我们看；谁指导不好作文，他便一五一十地跟你讲有关写作的理论和要领，甚至谁的桌面堆的作业很高，空闲的时候，韦老师总是随手拿起几本认真地批改起来。在抽查改完作业后，韦老总是认真地分析问题所在，年轻老师渐渐地长大了，韦老师也渐渐地老了。空荡荡的座位让我们有些伤感，秋的悲凉和我们的失落交融在一起。

窗外的秋色越来越浓，几棵茂密的桂花树，叶子越来越少。熟悉的“沙沙”扫地声格外清晰，那是一个卫生死角，只有韦老每天清晨趁着早读没开始的时候，赶紧把那地上的落叶废纸清扫干净。也许是他无法容忍办公室窗台下的杂乱，也许是想扫一扫身，锻炼身体，这一扫就是几十年。每当身疲倦之时，走到窗前，望望那葱葱的桂树，还有那一地的洁净，心情总是怡然的。现在韦老退休了，谁会来接过那把扫帚呢？

抬眼望去，熟悉的声音，熟悉的背影，是韦老师；花白的头发，洁净的中山装，弯着腰，那样的专心致志。落叶不时飘落，都被他乖乖地扫进垃圾箱。地板仍旧那样的洁净，有时落叶飘到他的头上，落到他的肩膀上，轻轻的，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只是埋着头，默默地扫。

我们忙自己的活儿，不知那有节奏的沙沙声什么时候就消失了，有时韦老师汗涔涔地站在办公室门口，乐呵呵地跟我们打招呼；有时也聊上一些上课的事，他总是兴致勃勃的，仿佛仍然精神抖擞地站在讲台上，还那样津津有味地给学生讲课。更多时候，扫完了，看我们忙着，悄悄地他就走了，留下窗台前那洁亮的地板。

退休的韦老师就这样悄悄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又悄悄地离开，就像秋天一片翩然而飞的树叶。

课外活动时，韦老师那爽朗的笑声又从校园的凉亭下飘出，他的身边围满了双目好奇的眼睛，他正手舞足蹈地给同学们分析些课外文章以及讲写作的逸闻趣事，满是稚气的脸聚精会神地朝着韦老师，时不时漾出甜甜的笑，或也会爆出一阵掌声。有时把红通通的太阳讲得下了山，教室里的日光灯堂堂地亮，同学们才离开那亭子，韦老爷子也心满意足地走了。他住在学校里，他说离不开学校这种喧闹的氛围，他喜欢听郎朗的书声，喜欢球场上“嘭嘭”的拍球声。他每每坐到凉亭下休息之时，总有一些学生不自觉地围过来问他课内外的语文知识，他觉得坐在他们中间，仿佛自己也跟他们一样年轻。

韦老师，一片原先静悄悄长在树上的叶子，随着岁月的秋天，离开了枝头，在校园的师生们心里不轻意地飘着，有一种风的声音。

## 山野秋色

杨春云

秋天是山坳里徒步旅行的好季节。  
清晨秋雨绵绵，我们从婺源的石城下车开始进山，行进在还没有被旅游开发的线路，一路泥泞，但游人不少，都是驴友和摄影爱好者。

石城——长溪——岩前，这一带的村庄都藏在山坳里。行程初段正值村民家家户户做早饭，远远看去，那漫山遍野的绿树、红叶，掩映着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丝丝小雨中炊烟袅袅，像一幅淡雅清丽的水墨画！难怪那么多摄影爱好者背着沉重的器材，千里迢迢地赶赴这里，在微微发亮的晨曦里，“长枪短炮”架在山上，意欲尽收美景。

雨不大，却足以让山路湿滑泥泞，深一脚浅一脚地好不容易爬上半山腰的石城村，在村口平坦地带稍事休息。那一地的枫叶有些意外的惊艳，印象中的枫叶都是金红或深红，在我们脚下被秋雨淋湿贴地皮的枫叶却是五颜六色，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褐色的、紫色的，薄薄地铺满上山的路，踩上去软软、涩涩的，如行走在彩色地毯上，大家自然是忍不住出手一阵狂拍。

离开石城村，向长溪村出发，人在山谷里穿行。一人宽的山路九曲十八弯，左边是湍急的溪流，清冽冽的山泉水，在山间棱角突兀的山石间横冲直撞，激起白花花的水屑；右边是白色或青黑色的高耸峭壁，摸上去湿滑；脚下山石有的突兀翘起，有的虽平滑却因常年阴潮，长着一层绿森森的青苔，似乎在提醒过客小心探查、用心落脚、注意行走。

走到一处开阔地带，雨也停了，大家坐下来回味经过的画面，再探望周围的风景。远处山坡上的层层植物，有深绿色、浅黄色、还有金色带红的；而那些低矮灌木，已经变成枯褐色；一些植被裸露的地表，呈现出丘陵地带典型的锈红色；身边高高的蓬草，却是灿灿的金黄色，坐上去松软，四处散发出草的清香和太阳温暖的味道。各种色彩在山峦间互相交替，巡回穿插，是一幅色泽饱满的油画。

到达山坳里的长溪村已是黄昏了，夕阳给山村涂抹上一层淡淡的光晕，雾霭笼罩下的山村宁静而美丽。山里太阳落得速度格外快，转眼天已经昏暗下来了。还没来得及品味，长溪就伴着我一起入梦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上路了，在山坡上回望长溪村全貌。淡淡的炊烟中，大山深处的村庄就像一个大大的“逗号”，蜿蜒流淌的溪水环抱在一起。天边淡紫色的彩霞，山上金色的枫叶相互依恋着倒映在溪水中，波动的色彩明艳养眼。不一会儿，太阳升起，离东山尖而上，先是涂红了枫树的叶梢，透过笼罩着山村的雾霭，形成一道道光芒，紧接着整个村庄就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了。

迎着秋风，我们向最终的目的地岩前村出发。穿行在秋天的山野里，人和心，都散落在千壑万山五彩斑斓的秋色里……



高春晓

江南小镇的古桥河边，容易碰到上百岁的老榕树，不细瞧，很难找到时光在枝叶间留下的痕迹。那满面垂下的胡须，总让我念起老家山东，尤其是济南，河岸边随处可见的柳树，它们垂下的条条缕缕，不是胡须，是随风飘舞的“绿丝带”。

江南往南，水域发达的地方，很难觅见柳树的踪迹。苏州的拙政园里夏景的“荷风四面亭”，附近也种着柳树，但是比起院子里参天的古树枫杨，柳树们的身型如一群外来者一般显得拘谨。到了温州，好不容易寻得一棵，枝条稀少，很有“南橘北枳”之风。

柳树适合生长在潮湿的地方，同时也喜欢阳光。

也难怪生长在多雨的南方，柳树枝条上的叶子绿中泛黄。我疑心那万千枝条是丈量阳光的器具。回乡路过济南，有意下火车到趵突泉，看看那心心念念很久的泉与柳。

八月早晨的阳光，轻柔肆意地跳跃在桥两侧的柳叶上，沉浸在阳光里的叶子，绿得明快，活泼，未与阳光碰面的叶子，绿得浓郁，深沉。一明一暗，深深浅浅，似阳光的笔泼洒出来的水墨画，时光的韵味在画上流转。

沿着石路往里走，很容易碰上一棵上了年纪的柳树。它们枝干粗壮，表皮粗糙，历经风雨的树皮上铺满沟沟壑壑，像老人的额头，神秘而亲切。摸一摸，一条条缝隙像一张张嘴，亲吻着你的手，而枝干上垂下的柔软枝条，依然满了鲜绿的叶子，风情不减一分。

我想起村前河边也有这一棵年老的树，小时候，姐们几个总喜欢折下几根枝条，放在水里划着玩。那眼睛似的柳叶像一条条绿色的鱼，跟随着枝条在水里舞动，激起童年时光里的无数小浪花。

靠近趵突泉，水多了起来，这从地下冒出来的精灵，像孩童一样好奇而热情地流动，比别处的水更有活力。泉清如许只因源头活水，这种“活”促使水干净地像徐徐清风，化去心头的万千杂质。阳光扑上去，水里有了柔的、淡淡的黄光，温暖而沉静地涌到眼前。

靠近水边的柳树，枝条似乎格外地长，长到水面，调皮地长出相同的样子。水里绿光浮动，像在轻轻地浅笑，笑窝里藏着绿，浓郁，柔情，与被阳光照耀下叶子的绿不同，每一处都是一个鲜活的梦。

趵突泉对面的桥上，一个孩子的声音：“看，冒泡

## 济南的柳树

泡了。”随着他手指的方向，很多目光也同这孩子一样，静静地盯着水底。这里，那里，几个小水泡从水底慢慢飘向水面，越变越大，到达水面的时候，像花开在柳条的倒影上，那轻轻的“啪”的声音，是与柳树合掌吗？

趵突泉东边，是一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故居。“暖日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她的词里，能捕捉到柳树的魂儿。她一生的轨迹，像柳条一般，随风飘动。就像柳树的枝条有粗粗的枝干，枝干下有扎实的根一样，“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就是“根”的写照。

如果可以，我想躺下来，躺在柳条下的石头上，手拿一本易安的词，细细品读。累了，抬眼便满是绿，这万千的绿垂下来，如瀑布泻下来一样，冲到我的眼窝里，化出一片绿色的湖。



## 不必等风来

蔡源霞

周末带儿子去公园里玩，到中午的时候，见天气还是有些热，于是对儿子说：“咱们回家好不好？这里太热了，一丝风都没有。”儿子正在喂金鱼，舍不得回家，见我不高兴，便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冲着我笑：

“妈妈你看我，我一动就起风了哦！”随着儿子的奔跑，他的小衬衫被风吹得一鼓一鼓的。

拗不过儿子，只得陪着他继续喂金鱼，但我的心里却在默默地念叨着那句，“一动就起风。”

这段时间其实我很迷茫，一直服务于纸质媒体的我，面对自媒体的汹涌而来倍有压力，甚至手足无措。最近，我也没怎么动笔，因为在想“路在何方”。这个问题身边的人也给不出什么建议，于是便停滞在那里了。儿子的这句“一动就起风”让我豁然开朗，不管是从事怎样的行业，如果你不動，你的世界也不動，你若能够动起来，你的世界自然会有风。

那天吃完晚饭后，我又坐到了电脑前，老公吁了一口气：“你终于开始行动了。”我一愣，没想到他居然一直在暗自为我着急。

我不再被风尚所左右，浪潮永远在前面跑，有的人天生是弄潮儿，而我却天生只是一个在沙滩上细数浪花的人，又何必因为别人的心动而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如同以往那样，我每天写完自己给自己规定的字数，然后看书，如有好的感觉，便用笔或手机记录下来，到了明天，我又可以写素材和灵感……这样的日子，很是安稳，却没想到结果也渐渐地跟着来了，有朋友介绍我去某网站写小说，也有朋友鼓励我开公众平台，还有朋友请求我开办短期写作培训班。风，就这样起来了！

那天和好友芨芨草聊天，她说：“我从来没有过这么长的计划，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就到了我面前。”

我相信芨芨草说的是真的，当一个人一直在动的时候，有没有计划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自己鼓起的风，会推着自己往前走。

谭利梅

八月酷暑，阵阵清凉迎面扑来。游玩舜皇山主要有两条线路：娥皇溪和女英溪。我们只选择的是娥皇溪线路。

娥皇溪因舜帝之妃娥皇而得名，全程5公里。过老山界大门，沿着石板路前行，两旁茂密的灌木丛郁葱葱，密密层层，有时候，还有调皮的树枝伸出绿色的手臂，仿佛要挽留游客的脚步，为它驻足。溪水一路唱着欢歌，叮叮咚咚，林间鸟儿也应声附和。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只听得水声，鸟语声，风吹过树叶声，还有人的欢笑声，旅途显得幽静又热闹。

“快点呀，前方就是‘二妃晾锦瀑’了！”有人欢呼。未见其形，先闻其声，轰隆隆，哗啦啦，我像漂浮在声浪中，每个细胞都充满了活力。没走几步，抬头一看，果然，一道瀑布挂前川，这便是娥皇溪最著名的景点“二妃晾锦瀑”了！传说，娥皇、女英二妃当年为舜帝织锦，漂洗以后晾在此处，因为要赶往九疑山祭舜，来不及取走，才留下了这人间美景。

如果说黄果树瀑布大气磅礴，那么，眼前的二妃晾锦瀑则秀气婉约：一股清泉像一条白练从峡谷奔涌而下，好似万里闪光的“珍珠”互相撞击，飞花碎玉，哗哗作响，溅着的水花，晶莹而多芒，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纷纷落着。落在下游斜着的大石板上，给石板铺上了一幅平滑又闪耀着万缕光辉的锦缎。涓涓清泉，急湍飞瀑，瀑布近旁的树叶像是被水珠亲吻过，盈盈地发着亮光，显得更绿了。这山，像极了绿色的海洋，幽深葱茏。此时此景，令游客喜不自胜，有的掏出手机不停地拍照，有的斜倚在路旁的木栏杆上闭眼听水声，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

群山之间，绿水之滨，翠竹隐隐，四季常青。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山，她们像一对恋人相依相偎，缠绵悱恻。

这就是舜皇山最大的魅力吧！

经  
输  
了  
那  
些  
不  
需  
要  
你  
解  
释  
的  
事  
情  
，  
从  
你  
张  
嘴  
的  
那  
一  
刻  
起  
，  
你  
已  
赵春青画



## 习惯的环境与错觉

了一点，人嘛，看来还得找人胡扯几句才能恢复正常。

可找谁好呢？这回假期那么长，微信上晒图的就不说了，那不吭声的想来多半也不会在家中发愣。正琢磨这事，就瞥见一个类似保姆的身影，这一下有了目标。

我想到了D官人。节前他就几次邀约吃饭，考虑到一桌子不认识的人，而且还搞不清楚是谁买单，就没好意思赴宴，好在他也是自称喜欢清静的绅士，开会、逛街见到人众乌泱乌泱的也是头疼，关键是前不久他给我传达了一件事，很能证明他应该不会在日本掺和旅游的事儿。

故事里说，他家今年新请的保姆，五一和同乡长城亲自游回来后开心得忍不住让他们看留影——在鹅卵石一般堆砌的人头中，保姆指给他们看自己在何处；果然是很高兴，还挥着手。“要是她指点还真找不着人。”他说，对此他很不理解，人挤成那样有什么好玩的啊？没想到保姆同志很惊讶地回他说：啧，大人多才好玩儿嘛，人少的地方不就是因为不好玩儿，所以才没有去人的，对吧？然后，如用识破阴谋诡计似的语气说：“你们城里人净瞎说。”这让官人有些不爽，但又无可奈何，郁闷之下把垃圾倒给了他：“你说这都什么理啊！”

这什么理还真不好说，咱也没资格去下结论，不过据我所知，官人兄弟应该不会在如此这般的“扎堆”佳期出去凑热闹是一定的。

经过这番理性分析，我坦然拨通了官人的电话：教授、博士、领导，在哪儿啊？你没把俺吃饭的事儿忘了吧？

“我是那言而无信的人吗？不过你得等两天，我现在不在北京。”

难不成是过节加班出差了？

欧阳

个体的人必然是一個繁杂多样的集合体，善良与野性交错，愚蠢和睿智兼具。



陋室观复

木汀

是你吗，天使？  
当一个个鲜嫩的生命呱呱坠地  
总有一双轻柔温热的手掌  
将他托起  
他只在天使的手心  
才会发出那嘹亮的宣告  
人间！你好！

是你吗，天使？  
当那些黑色的病痛  
奸诈冷血地切割着人间的留恋  
总有一双坚定有力的手，  
驱赶阴霾  
牵来晴空的云朵  
向暗夜宣战  
黎明终会到来！

是你吗，天使？  
把生命当作信仰  
周身披着春日的希冀  
眼中漾着晴朗的光  
这光燃烧着南丁格尔的灵魂之火  
在一双双洁白羽翼的守护下  
汇成缤纷的海洋

我知道那就是你 天使  
你在人间最动听的名字，叫  
护士  
你眉宇间的笑意  
点亮了那些微弱的生命烛火  
你轻柔的话语  
是盛开在病房里嫣红的凌霄花  
那就是你啊 天使  
你还有着人间最亲昵最疼爱的名字  
叫  
姐姐  
叫  
闺女